

若不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那日青冢
前又怎会凉酒饮离愁，心似刀割？

章剑华 题字

蜀山战纪

THE LEGEND OF S
之刻侠传奇

上卷

原创故事：黄伟杰
小说改编：潘晨

蜀山战纪

THE
LEGEND
OF

剑侠传奇

赤魂血影 傲骨剑心



原创故事：黄伟杰
小说改编：潘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蜀山战纪之剑侠传奇》官方同名衍生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蜀山战纪之剑侠传奇 / 潘晨等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399 - 6633 - 5

I. ①蜀…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9594号

书 名 蜀山战纪之剑侠传奇

原创故事	黄伟杰	小说改编	潘 晨
出品人	黄小初 熊 静	总 策 划	刘小枫 王雁雁
总 监 制	刘 雄 张 焱	责任编辑	陈义景 王宏波
特约策划	刘 青	特约编辑	田 原
水墨画作者	张榕珊	封面设计	小名鼎鼎
内文设计	齐晓婷	插画作者	丹青show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50
字 数 85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6633 - 5
定 价 59.80元(全两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瞳文社
TONGWENSHE

—— 以 梦 想 之 瞳 观 世 界 ——

目录

上卷

楔子

.....

第一回

赤魂血珠落苍生，山村浩劫玉人殇

第二回

警我梦碎入魔宗，素因以血开天门

第三回

◎ 含明隐迹忘前事，心机暗藏玉无心

第四回

正邪激战夺赤魂，拯危救难练血影

第五回

丁隐禁地放五鬼，青云妙计求医仙

第六回

春晖无报情难灭，丹心妙手知是谁

1 6 7 1 2 5 0 9 1 0 6 1 0 3 1 0 0 3 0 0 1



目录

第七回

丁隐领命赴寒潭，同门操戈因心魔

183

第八回

寒潭屠蟒取灵草，幻阵迷情表心迹

209

第九回

优昙花海情方定，山中故人露猗容

235

第十回

◎ 正邪殊途情义绝，巧思计擒「山中人」

263

第十一回

疑云密布「山中人」，蜀山五骑入江南

301

第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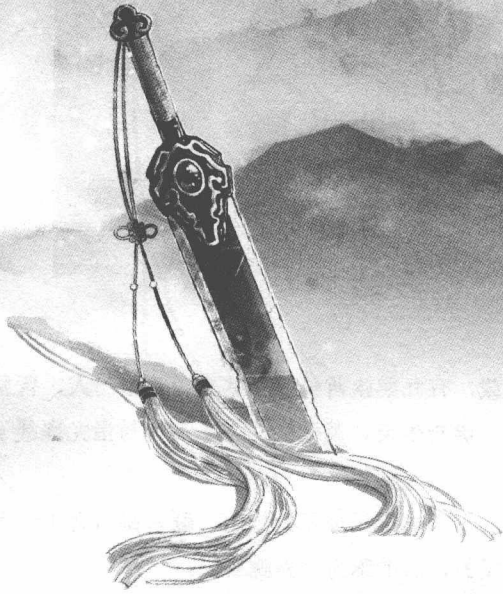
里应外合剿马贼，除恶务尽诛元凶

327

第十三回

护情郎父女反目，破阵法骨肉重逢

357



楔子





《山海经》记载，有九黎族酋长蚩尤共兄弟八十一人，皆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一时杀戮无道，涂炭生灵。黄帝兴仁义之兵，与蚩尤鏖战于冀州之野，终击而杀之，一统天下。

然蚩尤死后，八十一兄弟元神无处依附，藏入奇石之中。千百年来，斗转星移，终炼化为血红灵石，后世称为“赤魂石”。

相传赤魂石中蕴藏巨大力量，每隔二十四年便会苏醒一次，得者修为精进，天下无敌。倘若心性不坚，便会为戾气所染，贪心滋长，恶念丛生。千百年来，利欲熏心者为抢夺赤魂石，造下了无数杀孽，直至赤魂石为太清真人取得。

太清真人心性坚韧，世所罕见，毕生以苍生为念、侠义为怀，最终破魔得道，修成绝世武功，创下旷古烁今的蜀山剑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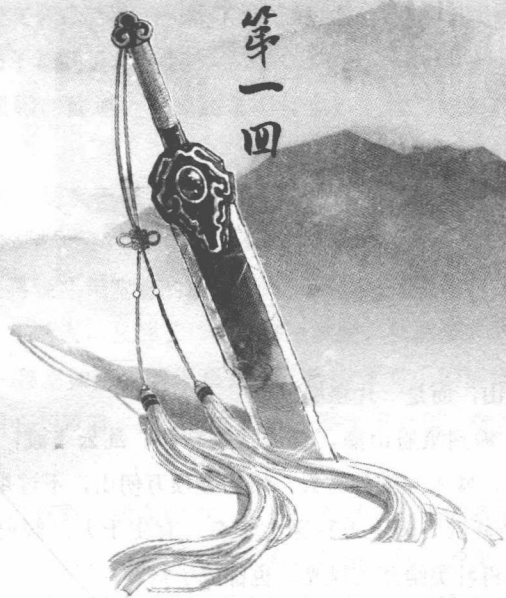
太清真人痛心赤魂石为祸人间，率众弟子凝天地灵力将其封印于伏魔谷中，又设下剑阵，命弟子世代守护。功成之后，蜀山派遁隐山林，从此绝迹江湖。然而武林群雄因景仰蜀山派的功德大业，始终唯蜀山派马首是瞻，可谓“蜀山振臂一呼，则天下归心”。

斗转星移，转眼又至二十四年之期。

这日蜀山之巅，层云低涌，春雷交加。

伏魔谷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一只满是疤痕、轮廓狰狞的怪手缓缓向前伸出，映照在一片血光之中，微微抽搐。符印之下，镇压于此的赤魂石，隐隐透出一抹凄艳的血光，好似具有灵性一般，蠢蠢欲动……

第一回



赤魂血珠落苍生，山村浩劫玉人殇

蜀山之巔，乌云遮住一隅天光，殿外的柏树郁郁葱葱。

从素因嘴角浅浅地流出一线鲜血，映着惨白的面色，分外殷红。

她倒在上官警我的怀中，楚楚可怜地说：“师兄，今生与你相遇，素因无怨无悔。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命运……”





蜀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秘境。

很多人以为，攀到峨眉山巅，看过晴苍莽莽、乱云飞渡，就算窥到谷神之灵，出离尘世之境。殊不知天外有天，峨眉金顶万仞山，不过是通往修真异界的一扇门。《道德经》云，天下万物无生于有，有生于无。假使凡人去过蜀山秘境，从此世间哪怕再壮美绮丽的风光，也都成了盆栽。

秘境不在山上，在天上。

境中巍峨耸峙的座座峰峦，并非插入凌霄，而是凭空虚浮在云雾之上。五脉九峰彼此以粗重的铁索相连，如同列阵诸天一般，其山势或崔嵬雄奇或险峭嶙峋，各具惊世之貌，可谓神奇。群峦之上，参天古木郁郁葱葱，从中露出大殿的琉璃瓦与金光闪闪的飞檐，周遭是紫气升腾、虹飞天外的气象。阵形中央，为群峰环绕的，正是蜀山的主峰——凌云峰。

这日，凌云峰大殿早已被蜀山弟子布置一新，弟子们人人面带喜色，来回奔走，新任掌门接任大典即将举行，蜀山上下全是久违的喜气洋洋。

一记钟鸣透过漫天云雾破空传来，遥遥似琴音。然而即将接过掌门大位的诸葛馭我却很平静，此刻他正立于栖霞峰的内室中央，望着墙上的画像，久久无言。那画像描绘的，乃是一位桃林舞剑的佳人，画中桃花妍艳，却美不过女子的蛾眉。他只顾端详着画像，似未听到吉时的钟声。在他身侧的卧床上，整齐叠放着一套女子的大红吉服。

二弟子公孙无我在栖霞峰弟子晓如真人的陪同下匆匆寻来：“大师兄！你怎么又跑到栖霞峰来了？时辰快到了，掌门接任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

诸葛驭我应道：“人都齐了吗？”

公孙无我有些支吾：“除……除了妙一师兄和百草师弟受命下山安抚各门派之外，其他各峰弟子都到了。”

诸葛驭我顿了顿，问道：“她还是不肯来？”他发问的时候，似乎仍在赏画。

一旁的晓如真人眉头一皱，神色颇为黯然：“素因师妹……还在伏魔谷牢房，守着警我师弟。”

晓如真人想要再说几句宽慰的话，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

诸葛驭我望了望两人，又顿了一顿，转过视线，怅然道：“走吧。”

二月的蜀山，碧空如洗，莺飞草长。适逢接掌蜀山的盛世，又对此良辰美景，诸葛驭我的眉心却罩着一丝悲愁。三人一路也不言语，依次向凌云峰大殿走去。

大殿之内，披红挂彩，四众归心，自是一番喜乐升平的景象。甫入大殿，诸葛驭我即被请上白玉石台，众弟子纷纷躬身，依班次施行参见之礼。主持仪式的公孙无我站定在新掌门身侧，姿容庄重而隽雅，只听他朗朗道：“开山祖师太清真人在上，先掌门白眉真人得道飞升，今有蜀山第七十代首座弟子诸葛驭我，剑术品行出众，平定西疆魔地有功，授命其接任蜀山掌门之位。此为蜀山剑派掌门令牌，寓意蜀山五脉九峰，永保赤魂石不失，天下安宁。新掌门当谨记祖师遗训，将蜀山剑派发扬光大！”言毕，另一侧的晓如真人随即将掌门令牌双手奉上。

诸葛驭我郑重接过，肃然道：“驭我谨记祖师遗训，将带领诸弟子以天下正道为己任，守护苍生，心念所归，无惧无退！”

殿内众弟子人人正襟而立，肃然同声：“心念所归，无惧无退！”

“心念所归，无惧无退”这八个字，如击破磐石一般，久久回旋在大殿上空。

人群之后，却在此时传来一声冷啸，一道红影破空而来，又以凌厉的收势落在白玉石台前。众人方才看清，那红影原是被困在伏魔谷牢中的上官警我。

“好一个无惧无退，师兄，你刚刚上任，气势不小嘛。”上官警我一脸阴笑，显然是来者不善。

变故遽生，诸葛驭我正待应对，却看见上官警我左臂衣袖下隐隐闪着诡异的

光芒。在场的弟子中修为高的也有所察觉，不禁脸色微变；修为低的，则是压低声音议论了起来。

诸葛驭我勉力稳住方寸：“师弟，你是如何……”

上官警我也不听他说完，冷冷抢白道：“如何冲破伏魔谷牢房的法阵禁制吗？很简单，用我这只新手。”随即他不无得意地抬起手来，挑衅般对满堂的蜀山弟子展示，“你们想看吗，那就让你们看个够。”上官警我抬起左臂，随着衣袖滑落，一只轮廓狰狞的手臂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令人不寒而栗。

诸葛驭我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话音虽平静，心中却已做出最坏的打算：“警我师弟！”诸葛驭我正色道，“师父关押你自是有他的道理，你体内魔气不除，命中必有大劫，若潜心修行，或许还能重回正道……”

“哈哈——”放肆的笑声打断了诸葛驭我的话头。

上官警我好似有些不耐烦了，语气愈加冷漠：“大劫？我的大劫难道不是你吗？这蜀山上谁都知道，论武学，我绝不在你之下。平定西疆魔地，我的功劳最大！结果呢？我被废了一条胳膊，关在暗无天日的伏魔谷。而你诸葛驭我，荣升为蜀山掌门，还要迎娶我的素因师妹！这就是你所谓的正道吗？”

“今天是大日子，你不要乱来。”诸葛驭我发出警告。

上官警我却是有备而来：“是啊，今日新掌门上任，除了我这刚恢复的胳膊是个惊喜之外，还有件礼物要送给掌门师兄你。”话音未落，上官警我便伸出左手，摊开掌心，随着红光一现，赤魂石便在众目睽睽下缓缓升向半空。

凌云峰大殿内即刻骚动起来，众人惊慌失措，继而如临大敌。诸葛驭我当机立断，只见他两眼大睁，电光石火间由白玉石台飞身而下，想要抢夺赤魂石。

上官警我转身一闪，将赤魂石打回体内，动作亦是极快。诸葛驭我扑了个空，回身一掌打向上官警我，上官警我毫不退缩，上前接了他一掌。

上官警我掌风一动，公孙无我与晓如真人同时惊呼：“血影神功！”

刹那间红光爆发，诸葛驭我被巨大的力量击退十几步。公孙无我忙飞身上前搀扶，晓如真人等众弟子也立刻站在掌门身边，众人纷纷拔剑，剑锋直指上官警我。

只见上官警我发丝飞舞，瞳孔渐渐被血红色布满，一股巨大的红色雾气笼罩着整个凌云峰大殿，煞气逼人。

诸葛驭我调匀内息，话音仍有些颤动：“上官警我，你居然偷练血影神功、

私盗赤魂石，你可知如此这般，不仅要成为蜀山的千古罪人，也要为天下人所不齿！”

上官警我一阵狂笑，道：“蜀山正道，根本就是个笑话！天下人早已负我，我又何必顾天下人的死活！”

“警我师弟，交出赤魂石，回头是岸！”

“是啊，师弟，切勿被执念冲昏头脑。”

公孙无我与晓如真人在旁出言规劝，期望以同门之谊来说动他。

“你们通通闭嘴！”上官警我大吼一声，全然不将两位同门放在眼里。他一身戾气，站立在白玉石台前，与三位师兄对峙着。众弟子持着剑，围绕着四人，凌云峰大殿内，静得悄无声息，唯有寒光映照。

蜀山之巅，层云低涌，却无一丝风势，唯有雷声轰轰作响。

落雨之前，素因师妹气喘吁吁地冲入大殿。她急急穿过人群和剑阵，素履未到，话音先至：“警我！不要啊！我们不是说好在山脚见面，从此离开蜀山的吗？为什么要去抢赤魂石，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

诸葛驭我并未料到素因的出现，眼中先是闪过欣喜，又很快凋零衰败。

上官警我似乎早知这幕，似笑非笑：“素因，你以为我们这么逃走，诸葛驭我会善罢甘休吗？上官警我的人生里，从无‘退缩’二字。与其躲躲藏藏过不上好日子，不如我现在就杀了他！”说完单手一挥，剑气如同从手中射出的一把把血红匕首，直击向诸葛驭我。

诸葛驭我飞身而起，冲出凌云峰大殿，向广场退去。上官警我穷追不舍，如箭般飞出殿门。两人兔起鹘落，先后落定，分立广场两侧，怒目相向。

“师弟，我再劝你最后一次，一事归一事，少将个人感情与蜀山门规混为一谈。如今你私盗赤魂石，置全天下的安危于不顾，就是大逆不道。你若再执迷不悟，我身为蜀山掌门，就只能清理门户了！”

上官警我冷笑一声：“有这个本事，就试试看啊。”

二人顿了一顿，只见诸葛驭我怒斥一声，数十道剑气直逼上官警我。上官警我运气狂吼，周身红光暴起，剑气顿时化为无形。二人腾空而起，各自御剑，剑光四射，斗得难解难分。公孙无我、晓如真人和蜀山弟子也纷纷拔剑围攻上官警我，顿时地面掀起巨大的气旋，飞沙走石。

忽地，上官警我仰天长啸，赤魂石自怀中升腾而起，火焰从中一丝一缕地迸

发，如同红线一般包裹住身躯，侵入体内，继而他神情开始疯狂，面上现出煞气，红光亦丝丝化为霸道的劲力，竟将诸葛驭我、公孙无我等人逼得连连后退。上前助战的十余位蜀山弟子，在强大剑气的波及下，纷纷受伤倒地。素因呆立在一旁，眼看同门残杀，一双美目浸满泪水，心中更加痛苦难言。她仰头望了望如同魔王一般的上官警我，终于心中一横。

“师兄！别再打下去了，我腹中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为了孩子，住手吧！”

素因的话犹如晴空霹雳，上官警我愣住了，理智瞬间恢复，眼中的红光渐渐灭去。他回头望向素因，嘴唇颤抖：“孩子？我们有孩子了？”

素因泪如雨下，拼命点头。

倏然而至的变故令激斗有了瞬息的暂停。

公孙无我一记飞身，降到诸葛驭我身边，沉声道：“师兄，上官警我得到赤魂石，如今如有神助，根本就无从攻破，恐怕要从素因下手。”

诸葛驭我初时有些犹豫：“攻击素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公孙无我望了望新任掌门，凛然道：“上官警我已经堕入魔道，若是由他带走赤魂石，必定贻害人间。紧急关头，唯有冒险一搏，佯攻素因师妹，分散他的注意力，方才有机可乘。师兄，大局为重！”

诸葛驭我内心有些挣扎，他与晓如真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终于点了点头。电光石火间，只见公孙无我与晓如真人从不同的两个方向以极为凌厉的杀势飞身扑向素因。

待上官警我惊觉，已是猝不及防，他口中大吼一声，如疯虎般扑身上去，单臂护住爱妻，同时全力击出一掌，硬生生将两道剑气扫开。手掌与剑锋相交的一刹那，发出裂碑之音，其惨其烈，莫说观战的众弟子，连诸葛驭我也为之动容。

然而时不我待，掌剑交锋之际，诸葛驭我不作稍停，已经割破手腕，将鲜血抹于剑刃，运起剑诀，飞身一跃，以更加凌厉的一剑直刺上官警我身上的赤魂石。这一剑来势之快，全场蜀山弟子竟无一人看得分明。

上官警我应变如电，想要抢先护住赤魂石，却因为素因的险情分心，终究慢了一刹。一道绚丽的剑光乍现，伴随几股极强的力量于此翻涌际会，那上古神物赤魂石竟轰然爆裂，化作无数颗红色血珠，如疾风骤雨般四下飞散。

众人分明看见，其中一枚血珠飞向天际消失，难觅其踪。其余的红光又沿着诸葛驭我的长剑，一一为他吸入体内，沿着血管上浮，诸葛驭我顿时两眼冒出红

光，显是魔性入脑的征兆。

变故遽生，上官警我不问诸葛驭我的魔怔，也不顾自身的伤势，只是出离愤怒地咆哮道：“诸葛驭我，你竟然对素因出手！”

“诸”字方才出口，排山倒海般的掌力已然劈向诸葛驭我。诸葛驭我还未接招，上官警我便感受到一股霸道无匹的力量迎面袭来，那是赤魂石蕴藏的神异之力。

在这股巨力面前，上官警我催动的掌力犹如螳臂当车，他当即被震退三步，自口中吐出一口鲜血来。

诸葛驭我祭出两道剑光，直追上官警我。双方变招之快捷，情势之凶险，令人噤若寒蝉、呆若木鸡。在场众人已被这场变故夺去心神，个个不知所措。

就在此时，素因整个人挡在上官警我面前，任凭两道剑光当胸而过。

“素因——”

上官警我撕心裂肺的呼喊声令全场闻之动容。

蜀山之巅，乌云遮住一隅天光，殿外的柏树郁郁葱葱。

从素因嘴角浅浅流出一线鲜血，映着惨白的面色，分外殷红。

她倒在上官警我的怀中，楚楚可怜地说：“师兄，今生与你相遇，素因无怨无悔。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命运……”

上官警我抱着她，似乎听见一阵风吹铁链的低鸣。

这些巨大、亘古、冰冷、沉重的铁链，自从祖师开山以来，就连接着蜀山的五脉九峰。

他此刻远远望着被公孙无我、晓如真人搀扶着的诸葛驭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诸葛驭我，没想到我将生死托付于你，你却杀我妻儿！只可惜，今天败给了你们这些虚伪阴险的小人，成王败寇，上官警我不愿独自苟活。”

随后他轻轻撩起素因散落额角的鬓发，温柔地俯下头，在她耳边低声道：“素因，警我随你去了！”

说罢转过身去，纵身一跃，怀抱着素因，从凌云峰扑向万丈深渊。

遭此惨变，诸葛驭我登时气血上涌，终于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师兄！”公孙无我提醒师兄不可大意，待要下山崖追击。

诸葛驭我早已面无血色，勉力支撑道：“别追了，我刚刚情急之下将赤魂石打入体内，现在我体内真气翻腾不已，稍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你快快随我入

凝碧崖，协助我布阵，将赤魂石封存。由你另派蜀山弟子，尽快追回失散的元神！”

自此之后，诸葛馭我常年闭关于凝碧崖，以免赤魂石为世间邪念挑动，并试图利用自身修为来与赤魂石的力量抗衡。而凌云峰一场血战后，上官警我与素因双双坠崖，尸骨无存。

此后蜀山一切大小事务，皆由公孙无我打理。

往后二十四年间，寒来暑往，武林再无波澜。

公孙无我执掌蜀山、教导弟子，对祖师遗志、师兄嘱托不敢稍忘。多年过去，蜀山派越发兴旺，许多少年英才纷纷涌现出来。其间公孙无我数次派弟子下山，四下寻找遗落的一枚赤魂石元神，那元神却始终如沧海遗珠，杳无音信。

转眼又至赤魂石二十四年之期，近来公孙无我总觉心绪不宁。尤其听闻弟子报说天下突逢灾变，百姓无辜死于恶疾，加之朝廷昏庸，只当是瘟疫泛滥，一时间各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公孙无我的神色越发凝重起来。

“守护苍生，生死于斯。心念所归，无惧无退。”

每次看着弟子们仗剑下山，他耳边总是响起这十六字的铿锵之音。

二十四年后的故事，从蜀山脚下数十里外的卧云村开始。

一阵疯狂的号叫声响彻小村，众多猎户纷纷向村中一个小院赶去，每个人都一脸紧张严肃。

嗓门最大的王胖子奋力惊呼：“不好，丁大力又发病了！”

话音未落，庞大的身躯竟被人撞飞到十步开外，直将菜地的栅栏冲出一道缺口。

撞他的男子双手戴着镣铐，镣铐上又连着刚被扯断的铁链，在众目睽睽下狂躁地撒野，俨然一个疯汉。

众人见他披头散发，身上沾满灰尘草屑，双目充血，嘴角还有涎水流下来，无不啧啧摇头，满脸忧色。

十余个猎户举着猎刀和铁器，小心翼翼地围着他，步步为营，都不敢上前。

狼狈不堪的王胖子从地上爬起，急急以大嗓门发号施令：“放绳箭！”

“嗖嗖嗖——”

无数绳箭向那个男人射去，猎户相互移位拉绳，瞬间绳索将男子重重缠在小

院门口碗口粗的旗杆上，动弹不得。

众猎户见已制住疯汉，也不上前伤他，反而面露关切之色。

“大力，大力，你听得见吗？”

“丁兄弟，你认得我吗，我是秦阿守啊！”

发问的两人，看装扮可知是村中的猎户，想来与疯汉熟悉。

这名疯汉，名叫丁大力，也是村中打猎的人家。他不发疯时，原是个十足的俊朗青年，剑眉星目、英气勃勃。村中人时常开玩笑，说他若是换上一身好衣服，便是个长身玉立的清秀公子。这丁大力性格也热情质朴，在村中颇有些人缘。想不到此刻却是神色疯狂，面目狰狞，宛如恶鬼上身的模样。

王胖子见情势稍安，提醒大家：“大家注意，别伤着丁大力。只要等到三炷香过去，他就能恢复清醒了。”

却不料丁大力猛然暴起，以极为蛮横的力量将浑身绳索全部崩断，拽起绳子飞甩，与猎户们撞作一团，再如疯虎般扑抓，将猎户们一一抓住丢出。众猎户避之不及，纷纷被丁大力所伤，场面十分骇人。

“王胖子，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秦阿守的脸上被抓出一道血痕，五官扭曲地问道。

王胖子咬了咬牙：“没办法，得先让大力镇定下来才行。用真箭，射他的胳膊！”

“不要！”

一个女子扑上来，死命拉住了王胖子。女子相貌十分端正，一张清丽的瓜子脸，秀眉凤目、玉颊樱唇，虽是荆钗布裙，却反而衬得她整个人如春梅映雪一般娇艳。她眼角盈盈含泪，抓着王胖子不住摇头，求对方不要伤害丁大力。

“小玉嫂子，力哥这次发作得委实厉害，再不将他制住，怕要闯出祸来！”

这女子是丁大力的妻子小玉，她虽深知王胖子所言非虚，却无论如何不肯丈夫为弓箭所伤，于是殷殷地乞求着乡亲：“别伤他，别伤他，大力不是故意伤人的，他只是在发病，控制不了自己！”

王胖子不为所动，推开小玉，正要号令放箭，丁大力仿佛有所感应，当即向王胖子扑过来。

王胖子一脸绝望，眼看要被打伤，忽然小玉扑了出去，猛地一把抱住丁大力。